



张玉书 主编

斯台芬·茨威格集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小 说

华夏出版社

斯台芬·茨威格集

张玉书主编

■■■■ 小说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 二十四小时

(奥) 斯台芬·茨威格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奥)茨威格(Zweig, S.)著;
张玉书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3

(斯台芬·茨威格集/张玉书主编)

ISBN 7-5080-2054-5

I. 一… II. ①茨… ②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
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24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 13.25 印张 259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便已经饮誉全球。法西斯上台后，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的著作被禁被焚，可是在五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作家的著作及各种文字译本的销售量时，名列榜首却是这位当时在德语国家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为了纪念茨威格百岁诞辰，联邦德国 S·费歇尔出版社重新出版茨威格的著作之后，在德语国家掀起了一股新的茨威格热。在中国，茨威格的翻译介绍与我们的开放改革同步。从二十年前《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四篇优秀小说的译文面世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便经久不衰。到九十年代，读者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更多地了解茨威格，希望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创作道路，感情生活，心路历程，他多方面的成就和他悲剧结局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邀请德语界的前辈翻译家和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秀，在三年之内，译出茨威格的诗集、剧本、传记、论文、日记、书信，向读者全面介绍这位心地善良、纯朴谦逊、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优秀作家。他憎恶强权，同情弱小，鞭笞兽性的残暴，赞美人性的美

矣。他和我一起经历了本世纪的浩劫。他已匆匆离去，却给迎来旭日东升的人们和沐浴明媚阳光的一代留下一笔极为可观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呈献给诸位的《斯台芬·茨威格集》中的各卷。

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感情的混乱》是一部成功的小说集，作为这个小说集主题篇的《感情的混乱》涉及的是一个在本世纪初还争议颇多的同性恋现象。茨威格在小说里描写的是一个优秀的研究英国文学的教授，他在课堂上讲课，神采飞扬，才思敏捷，精辟的论点，独到的见解，闪光的思想，雄辩的口才，令学生折服，可是家庭生活却是一场悲剧。他对容貌出众的娇妻毫无感情，却对自己的学生怀着柔情，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者。这种同性恋现象为人所不齿却又是客观存在。为这种异乎寻常的激情所驱使，这位才华出众的教授过着人格分裂的生活，他不时出门旅行，偷偷摸摸地去找发泄情欲的对象，于是受到别人的奚落、侮辱和敲榨，最后毁于这“感情的混乱”。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C太太，在赌场蒙特卡洛邂逅一个即将走上绝路的年轻赌徒。对于年轻的赌徒从好生之德，慈母之情，派生出恋人的情愫，从而萌生新生的欲念，冒险的激情，最后由于赌瘾战胜柔情，赌徒弃她而去，C太太玫瑰色的幻梦便在灰色的现实中破灭，她又万念皆灰地徜徉于人世之间，无所追求，无所希望，任时光老人抹白她的鬓发，揉皱她的面颊，在平静平淡的生活中追忆那惊心动魄的二十四小时，那使她留恋，

又令人追悔的人生中短暂的插曲。读者随着她的行动感情激荡，绝不会为她这一日一夜的感情突变而对她进行谴责。

本卷还收入了四个传说，是独具一格的小说。作者把故事放到遥远的国度和古老的年代，之所以叫传说，而不叫小说，显然是因为这些作品有更多虚幻的色泽，作者想用寓意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某些思想。例如《永恒的兄弟的眼睛》，品德高尚、忠贞不贰、骁勇善战的维拉塔奉国王之命剿平叛乱分子，激战中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哥哥死不瞑目，使维拉塔深受震撼，故事显然是对兄弟仇杀战争进行控诉。

维拉塔想解放家里的奴仆，遭到儿子们的反对，他遁入森林，潜心修行，不问世事，一批人效法他的榜样离家出走。有的家庭因丈夫步他的后尘，妻儿无人奉养，孩子纷纷饿死。维拉塔发现，他想离群索居，独善其身，却引发别人家里的悲剧，左右为难，他不禁感到悲哀。维拉塔的一生经历也反映出茨威格自己的彷徨迷惘。

张 玉 书

1999. 11. 11

畅春园

目 录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张玉书译 (1)
心的沉沦	张玉书译 (75)
感情的混乱	张玉书译 (113)
第三只鸽子的故事	关惠文译 (213)
拉结与神争辩	关惠文译 (218)
烛台记	关惠文译 (235)
一个难忘的人	董 岚译 (354)
树林上空那颗星	董 岚译 (361)
永恒的兄弟的眼睛	武妍森译 (372)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大战^①爆发前十年，我当时下榻在里维埃拉^②的一家小旅馆里。那天我们餐桌上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快达到反目成仇恶言相向的地步。世人大多想像力贫乏；只要事情和他们没有直接关联，不像尖锥似的猛刺进他们的肌肤，他们绝对无动于衷；可是若在他们眼前出了点事，哪怕只是小事一桩，直接触动他们感觉，他们便情绪激动，激烈得异乎寻常。平时漠不关心，此时一反常态，感情暴烈，冲动得不合时宜，又相当过火。

我们餐桌旁的这批人这次也是如此。大家几乎全都来自有产阶级，平时和和气气地 Small talk^③一会儿，彼此开些无伤大雅、无关痛痒的玩笑，用餐之后大多立即各奔东西：那对德国夫妇，出门远足，览胜摄影；心广体胖的

* 本篇于一九二七年在小说集《感情的混乱》（莱比锡海岛出版社）中首次发表。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里维埃拉在地中海滨，为意大利和法国接壤处。

③ 英文：闲聊。

丹麦人去忙他那无聊的钓鱼勾当；高贵的英国太太回去看书；那对意大利夫妇到蒙特卡洛^①去碰运气。而我则在花园的椅子上坐一会儿，无所事事，或者去写点东西。可这一次，肝火极旺的讨论把我们大家全都拴在一起。倘若有人一跃而起，那并不是像平时那样，彬彬有礼地起身告退，而是勃然大怒，火冒三丈。我前而说过，怒气已达狂暴的程度。

使得我们这一桌人情绪如此激动的事件说来也确实离奇。我们七个人借住的这所小旅馆，外表虽说像座独门独户的别墅——唉，从窗口眺望巉岩嶙峋的海岸，景色多么奇妙！而实际上它只是宏大的皇宫饭店的侧翼，收费比较低廉。中间连着一座花园，这样，我们这些侧楼里的住客和大饭店的客人始终保持联系。前一天大饭店发生了一桩不折不扣的绯闻。一个年轻的法国人乘坐午间列车，于中午十二点二十分来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这样精确记下时间，因为无论对于这个插曲还是作为我们激烈讨论的主题，时间都至关紧要），租下了靠近海边朝着大海的房间，这本身就说明此人的景况颇为优裕。但是使他引人注目，讨人喜欢的不只是他那隐而不露的帅气，主要在于他那异乎寻常、令人欣悦的俊美：他长了一张少女般的容长脸儿，性感热情的唇上长着像柔丝般金黄色的口髭，白皙的额上飘动着柔软的波浪形的棕色鬈发，柔和的眼睛像用目光给人以爱抚。全身上下显得气度俊逸，温婉动人，但是

① 世界闻名的赌城，在摩纳哥境内。

毫不惺惺作态矫揉造作。远远一看，他会使人联想到大时装公司橱窗里的那些玫瑰色的蜡人，握着精致的手杖斜着身子骄矜作态，代表着理想的男性美，走近一看，却毫无卖弄姿色的印象。因为他身上（真是极为罕见！）那种美丽可爱乃是天性，与生俱在，仿佛发自肌肤。他从旁走过，向大家逐个问好，态度谦和而又亲切，他时刻保持着的优雅风度，一有机会就表露出来，毫不勉强，看着真叫人舒服。倘若有位太太向衣帽间走去，他就赶过去代她取出大衣，他向每个孩子都投过去一道亲切的目光，或者说句开玩笑的话，显得既和蔼可亲，又满有分寸——简而言之，他似乎是那种上帝的宠儿，他们仗着漂亮的脸庞和青春的魅力取悦于人，从屡试不爽的感觉生出自信，而自信心又进而转为优雅风度。对于饭店里绝大多数年纪较大、体弱有病的客人来说，他的存在不啻功德无量的善举。青春如此美妙地把优雅风度赋与他，他便迈着青春的胜利步伐，挟着灵动轻捷和生命活力的劲风，不可阻挡地进入众人的心田，赢得大家的好感。他来了不过两小时就和里昂来的那位身躯肥大、大腹便便的工厂主的两个女儿——十二岁的阿奈特和十三岁的布朗施——打起网球来了，她俩的母亲，秀丽娇柔、态度收敛的昂里哀特太太则文静地微笑着，观看她的小女儿像两个羽毛未丰的小鸟无意识地卖弄风情，和这个年轻的陌生人调情。傍晚他在我们棋桌旁观局一个小时，一面看棋，一面悠闲自在地讲些精彩的轶事趣闻，然后陪着昂里哀特太太，在露台上来回踱了很久，而她的丈夫则和往常一样正同生意场上的朋友一起玩

多米诺^①；晚上我发现他和饭店的女秘书一起在办公室的阴影里交谈，亲密得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的丹麦伙伴出去钓鱼，垂钓知识之丰富令人惊讶，然后和里昂的工厂主谈了半天政治，证明他也是一个极佳的谈话对手，因为不时可以听见那位胖先生洪亮的笑声压倒了屋外传来的涛声阵阵。午餐后，我这样按照时间顺序逐段进行报导，对于了解事情的实际情况，非常必要——他再一次单独和昂里哀特太太一起坐在花园里喝黑咖啡，达一小时之久，接着又和她的两个小女儿打了一场网球，还和那对德国夫妇在大厅里闲聊一阵。六点钟，我出去寄信，在火车站碰见他。他急匆匆地向我走来，似乎非道歉不可似地告诉我，有人突然叫他回去，不过过两天他就回来。晚上在餐厅里的确没有看见他，不过只是不见他的身影而已，因为所有的餐桌上，人们异口同声都在谈论他，交口称赞他那愉快开朗的生活态度。

夜里，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我坐在房里，想把一本书读完，突然通过敞开的窗子，听见花园里人声嘈杂，喊声不绝，那边饭店里显然骚动不宁。我与其说是出于好奇，倒不如说是感到不安，立即快步走完两楼之间的五十步路，赶到饭店里去，发现那里客人和职工情绪激动，乱成一团。原来昂里哀特太太每晚在她丈夫按照习惯准时和来自纳穆尔的朋友玩多米诺时，总到海边的露台上散步，可她这时还没有回来，大家担心她遭到不测。平时气定神

① 一种骨牌。

闲、动作迟缓的丈夫，此时活像一头公牛似的一次次冲到海滩上，向夜空中呼喊：“昂里哀特！昂里哀特！”由于激动，噪音都变了，听上去活像一头受到致命一击的硕大无朋的野兽发出的可怕的原始的声音。侍役们和小厮们激动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所有的客人都被惊醒，给警察局也打了电话。在这一片慌乱之中，那位肥肥胖胖的丈夫，敞着背心，跌跌绊绊地跑来跑去，连哭带号地向夜空中高喊：“昂里哀特！昂里哀特！”的名字。这时楼上的两个孩子也被惊醒，她们穿着睡衣，从窗口往下呼唤她们的母亲。父亲这时又冲上楼去，安慰她们。

接着发生的事情惊心动魄，简直难以重述，因为受打击过份沉重，情绪猛然紧张，神情往往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以致无论图画，抑或话语，均无法以同样雷霆般的强力予以再现。突然那位肥硕沉重的丈夫踩着咯吱直响的楼梯走下楼来，神色大变，倦容满面，可是怒形于色。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请您叫大家回来吧！”他对饭店的大班说道，声音几乎听不明白：“请您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吧，用不着找了。我的太太已经抛弃我了。”

这个受到致命打击的人，天性里有着超人般的自持力，面对着周围这么多人，依然竭力控制住自己。大家好奇地挤过来看他，此刻突然都大吃一惊，一个个羞愧地转过脸去，惘然不知所措。他身上剩下的力量仅够他摇摇晃晃目不旁视地从我们身旁走过，在阅览室里把灯关掉，然后听见他那笨重肥胖的身躯倒在圈手椅里，发出一声闷响，接着便听见一阵狂烈的、野兽狂嗥般的抽泣声，只有

从未哭泣过的男人才会这样失声痛哭。这样深切的悲痛，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包括最低下的仆役在内，都有一种使人麻痹的力量。没有一个侍者，没有一个出于好奇悄悄走来的客人敢露出一丝微笑或说出一句表示惋惜的话。大家默默无语，面对这场摧毁一切的感情发泄，我们似乎都感到羞愧无比，一个接一个，又都溜向我们自己的房间，只有这个被击倒在地的人在那间黑暗的房间抽噎，啜泣，独自一人，形影相吊，全楼的灯光慢慢熄灭，人们悄声耳语，低声诉说，喃喃细语。

这样一个晴天霹雳似的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直接触动着我们的感觉，不言而喻，它正好适合于使平素只惯于懒散、悠闲地消磨时光的那些人大受刺激。但是在我们餐桌上后来猛然爆发，激烈得几乎挥拳动武的热烈争论，虽说起因是这令人惊愕的事件，但实质上却更是一次关于原则问题的论战，是水火不容的人生观之间的强烈冲突。那个内心完全崩溃的丈夫满脸怒火，却又无可奈何，一时冲动，把那封信搓成一团，扔到地板上，一个侍女看了那封信，口无遮拦，泄露了内情——于是立刻就尽人皆知，昂里哀特太太并非独自一人出走，而是如约去追随那个年轻的法国人（于是大多数人对这个法国人的好感顿时烟消云散）。其实，乍一看，事情完全可以理解，这位娇小玲珑的包法利夫人^①，用一位态度潇洒、年轻英俊的漂亮小

① 包法利夫人为法国作家福楼拜同名的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为争取恋爱自由而无视社会习俗。

伙子替换了她那大腹便便、土里土气的丈夫。但是使屋里所有人如此愤慨的乃是：无论是那位工厂主，还是他的两个女儿，甚至包括昂里哀太太自己，在这之前都从未见过这位情圣。这就是说，露台上那次历时两小时的夜谈和花园里历时一小时同喝咖啡，就足以挑动一个大约三十三岁、品行无瑕可击的女人，使她一夜之间抛弃丈夫和两个孩子，不顾风险去追随那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帅哥。我们餐桌旁的这批人异口同声地把这个显然一目了然的事实视为这对情侣狡黠异常的迷魂阵，诡计多端的障眼法：昂里哀太太不言而喻和这个青年男子暗中早有交往，这个勾魂摄魄的能手只不过是来确定一下情奔的最后细节而已，因为——他们这样推论——一个正经女人，和人家认识了只有两个小时，人家一声唿哨她就立刻弃家私奔，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于是我觉得表示一下异议，到也十分有趣，便竭力进行辩护：一个女人，多年来对无聊的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内心早已有所准备，碰到强劲攻势就会委身相从，这不仅完全可能，甚至极为可信。

我这出人意表的反对意见，很快引起普遍争论，尤其是两对夫妇的观点更使争论激化。无论是德国夫妇还是意大利夫妇都把 coup de foudre^① 斥为蠢话，是庸俗小说中的胡思乱想，她们对此表示鄙夷，一副侮辱人的样子。

这场争吵从喝汤时开始到吃布丁时结束，它那狂风暴雨似的过程，现在毫无必要再详详细细地重述一遍：那些

① 法文：一见钟情。

Table d' hôtel^① 的常客惯于发表宏论才思敏捷，而一般人偶而席间发生争执火气很旺，所持的论据，通常却是老生常谈，大多是匆忙之中随手抓来的陈词滥调。我们的争论何以急转直下，竟变成恶言相向的局面，这点也难以解释。我想，火气是始于两位先生情不自禁地表白，自己的太太绝不可能做出这样肤浅放任的事来。可惜他们又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明，除了对我说，只有凭着单身汉碰巧轻易得手骗取芳心的事例来判断女性心理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来。这已经多少有些使我生气，那位德国太太接着以教训人的口气有声有色地说出下面这番道理：世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正经的女人，另一种是“天生的婊子”，而她认为，昂里哀特太太想必就属于后者。这时我可失去了耐心，我的口气也厉害起来，我说，一个女人一生中有些时刻会不受意志的管束，自己也不明白，就屈服于神秘的力量，这是明显的事实，硬不承认只不过是害怕自己的本能，害怕我们天性中的妖魔成分，想要掩饰这种内心的恐惧而已。有些人觉得自己比那些“易受勾引的人”更加坚强，更有道德，更为纯洁，有些人似乎便感到欣慰。而我个人认为，一个女人倘若自由自在地、激情满怀地顺从自己的本能，要比通常所见的那样，依偎在自己丈夫的怀抱里闭着眼睛欺骗丈夫，要诚实得多。我大致上这样说了一通。谈话中火气越来越大，别人对可怜的昂里哀特太太攻击得越是凶猛，我对她的辩护也就越发热烈（其实远远超

① 法文：旅馆餐桌。

过我内在的真实感情)。对这两对夫妇，我的这种热情，用大学生的行话说，可是公开挑战。他们这组不甚和谐的四重唱，如今同仇敌忾，向我发起凶猛的进攻。那位丹麦老人，脸上乐呵呵的，手里拿着一只跑表，仿佛在看足球比赛，坐在一边活像裁判，不得不用指关节不时敲敲桌子，发出警告：Gentlemen, please^①！但是每次只缓和了片刻。有位先生已经涨红了脸从桌旁跳起来了三次，他太太费了大劲才使他平息下来——简而言之，再过十几分钟，要是C太太不突然插话，我们的争论就可能以大打出手告终，一场口舌之争终于像怒涛浇上油脂，渐趋平息。

C太太是位年迈的英国太太，她一头白发，举止高雅，是我们这桌人未经选举的名誉主席。她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对每个人都同样和蔼可亲，默不作声，饶有兴趣地侧耳倾听别人说话，那模样使人心情舒畅，单看她的仪表神态就叫人心旷神怡，她那身上的贵族气派，散发出一种神安气定心神收敛的奇妙风采。她对每个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善于对每个人都极有分寸地表示特别的亲切；她通常总是坐在花园里看书，有时弹弹钢琴，很少看见她和人交往或者跟人长谈。大家几乎都不注意她，可她却对我们大家有一种特殊的威力。譬如现在，她第一次介入我们的谈话，我们大家便立即不约而同地都感到难堪，觉得嗓门太高，举止失控。正好那位德国先生霍地跳起身来，又给轻轻地带到桌旁重新坐下，从而出现

^① 英文：请注意风度。

了一个令人难受的间歇。C太太就趁此机会，出乎意料地抬起她那双清澈的灰色眼睛，游移不决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以她的方式重提这个话题，态度鲜明客观，口气冷静明确：“要是我理解正确的话，您认为昂里哀特太太，认为一个女人，会无辜地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之中，您认为有些行动，这样一个女人一小时前自己也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根本无法让她对这些行动负责，是吗？”

“我对此坚信不疑，夫人。”

“这样一来，任何道德评判全都毫无意义，道德上的任何越轨也都得到了辩护。倘若您的确认为，法国人称之为 *crime passionel* ^① 不算犯罪，那么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在这种事情上好意善心并不多见，而您却好心多得惊人。”她笑吟吟地又补充了一句，“才在每桩犯罪行为里找到激情，并用这种激情来为之开脱。”她说这番话，语调清朗，几乎欢快，使我感到非常舒服，我不由自主地模仿她那就事论事的态度，同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道：“国家的司法制度对这种事情的判决肯定比我严峻很多；它有责任，毫不徇情地维护普遍的风化习俗：职责所在，它只能判刑而不是宽恕，而我作为一介平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自愿承担检查官的角色不可，我宁可做一个职业辩护律师。对我个人来说，理解别人远比审判别人更为快乐。”

C太太用她那清澈的灰色眼睛直楞楞地看了我好一

① 法文：出于激情之罪。